

拂去历史尘埃 重温云烟往事

——写在纪念云南省烟草公司成立 30 周年之际(二)

□ 刘伟 本报记者 魏新梅

省烟草公司诞生历程

解放后的 30 年间我国烟草管理体制一直沿用条块分割的传统方式，即农业部门管烤烟种植布置与指导；供销社管烤烟收购、复烤、储运、调拨；轻工部门管烟厂卷烟生产；商业部门管卷烟销售。烟草产业的管理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经常互相扯皮，每当需要协调烟草工作时，都必须有省领导出面拍板才能解决，这大大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1980 年国务院轻工部借鉴日本垄断专卖托拉斯管理体制，决定在全国实行烟草专卖，要求各主要烟叶产区成立烟草公司，云南省在 1981 年成立了省公司筹备组，由轻工厅、商业厅、供销社一共 7 人筹备，由筹备组组长廖必均同志带领大家去和地州市的地委行署协商，把烟厂和供销社合并，工作量非常大，工作条件也不是很好。据当时在筹备组的何老介绍，省政府批准成立省烟草公司后，把青年路的一座老烟草公司的三层老房子划给烟草公司临时办公用，上班要自己打扫卫生，开个会要去找街坊邻居借小板凳，公务用车是向昆明卷烟厂借的一辆

北京吉普，办公条件极其简陋。

1982 年刚刚成立的云南省烟草公司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开销路，具有原料优势和设备优势的云南卷烟只能销售到四川等邻近几个省，第一任经理廖必均亲自抓销售，大胆地提出“中心城市开花，辐射周边地区”的思想，选择北京、上海、广州作为首要目标。原本在上海只能看到上海烟和河南烟，最后经过努力云南省烟草公司在上海的卢湾区域得到了 3 个销售点，通过把云南烟拆开免费让上海市民品尝这一创新营销方式，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上海便接受了云南烟。三大城市打开销路以后辐射过程非常快，很快云南卷烟的销售便扩张到了全国各地。何老先生说：“当时曲靖卷烟厂开发东三省市场做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到东北出差，看到东北人手里拿的都是石林烟，说我们拿你们的烟来招待你们，因为我们现在都抽这个烟了。”

当时为打开云南卷烟的销售市场，廖必均同志到北京进行拓展，在饭桌上他对北京市烟草公司的经理说：“北京是我们的首都，要特殊照顾，我们的烟要保证供应。”经过努力，原本在北京只有 5 万箱销量的云南卷烟，

最后翻了两番，随后河北、山东等地的市场也随着辐射效应打开了。廖必均同志选派当时卷烟销售公司孟正凯经理和何老一起去广州打开销路，此后广东省到云南调取卷烟，上千广东个体户把批到的卷烟倒给其他省搞卷烟的部门，形成云南烟的价格不断上涨，成为全国的抢手货。

历尽艰辛成立的省公司，以及后来相继成立的地州县公司，把计划、种植、科研、收购、复烤、仓储、调拨、卷烟生产、销售、物资供应都统一起来管理，形成了农业种植、工业生产、商业流通紧密衔接，互为依托，互相发展的新局面，云南烟草这棵小树苗迎来了光明的未来。

云南烟草的奠基人——廖必均

廖必均同志 1923 年生于昆明，解放前主要从事地下党工作，1953 年后调转入工业经济战线工作，1980 年在省轻工业厅任副厅长，开始管理云南烟草行业工作，1981 年被任命为云南省烟草公司筹备组组长，省烟草公司成立后担任第一任经理兼党委书记。在 4 年的时间里，他组织策划了

全省烟草产业的大发展工作：筹备成立省烟草公司，改革行业体制，组建全省烟草系统，特别是建立专卖局、分公司、卷烟厂“三合一”体制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排除重重阻力，大胆引进国际先进卷烟装备，在全行业进行技改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云南卷烟工业企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狠抓烤烟种植工作，在保障优质原料保障方面提出不少前瞻性的思想及措施，至今仍在沿用；大力培养人才队伍，为适应技改工作进行职工专业技术培训；推广云产卷烟，在全国打响了云南卷烟的名声，为今日云产卷烟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为适应现代化的先进卷烟制造机械，培养进口设备的操作和修理人员，廖必均同志从 1981 年在轻工厅主抓烟草工作开始，使用进口的二手机器，请了很多的老技师在昆明、玉溪等地举办培训班，为满足技术引进和使用新设备的需要奠定了基础，扭转了技术薄弱环节。省公司成立以后，1982 年 10 月省公司统计全省系统职工一万多人，高中毕业生只有 1500 人，工程师技术员仅有 102 人，廖必均同志亲自跑云南工学院、昆明工学院、贵阳农大等 10 多个院校求援，用委托代培

的办法至 1985 年共培养了大专生 350 人左右，技术力量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为今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退休以后廖必均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云南烟草事业的发展，不断撰写论文提出前瞻性意见，在 1996 年发表的《新世纪的决策思考》中，他提出由烟厂与烟草公司合作，成立统一分配良种、统一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公路、统一因地配方施肥，并将管理网络、科技服务网络、物资供应网络到各个产区，把烟区建成烟厂的分厂。1999 年《云烟产业如何再创辉煌》一文中，廖必均同志指出：“分散的小农经济种植业在经济上、管理上、质量上的提高是有限的，必须用高级的形式把千万烟农组织起来，实现现代化大生产。”如今的工商共建基地单元和合作社组织模式正是印证了廖必均同志当初的想法。

作为云南烟草系统的第一任领导，廖必均同志作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全行业职工艰苦奋斗，闯开新路，为云南省烟草行业创造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找准了路子，为云南省现在不可动摇的烟草大省、强省地位，奠定了发展的坚实基础。

母亲的烟缘

□ 东方

母亲有一个精致的铜烟袋锅，是作为嫁妆带过来的。长长的竹竿前面是一个比酒盅还小的铜烟锅，后面是铜烟嘴，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在竹竿上还用绒绳拴着一个绣了鸳鸯的烟袋，做工甚为精致，惹得我们兄妹几个眼馋不已，常常偷偷拿了匆匆填上烟末学母亲的样子吸上几口，一般情况下是我们正呛得咳嗽不止时，母亲就站在了我们面前，大声训斥说小孩子不能吸烟，顺手夺了去抡起烟袋锅照我们头上砸来。我们则一哄而散，回过头去做个鬼脸，母亲则笑嘻嘻地自己拿了吸去了。

母亲吸烟很有讲究。干活的时候是从来不吸的，通常在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才吸。这时，母亲总是先洗净了手，拿出烟袋锅，从烟袋里倒出少许烟末于手掌心，细细地挑出烟梗，摁在烟袋锅里，含了烟嘴让我们帮她点上。帮母亲点烟对我们兄妹来说是讨好母亲的最佳方式，往往是母亲前几道工序还没完成，我们早已经拿了火柴等着了。在氤氲的烟气中，母亲一脸

的陶醉，我们则围成一圈，盼望着快点长大，能像母亲一样美美地吸上一口。那时，生活的重担使母亲脸上难得有笑容，惟有吸烟的时候才能看见母亲慈祥的笑。因此，这时也是我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最容易得到满足的时候。买个黄书包的愿望就是在我给母亲点烟的时候实现的。

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母亲却戒了烟，戒烟的原因现在想想有点好笑。邻居的一个大哥在外地当兵，回家探亲的时候带了几盒香烟回来，给母亲几支，是没有过滤嘴的那种。那在当时的农村可是很能见到的奢侈品，母亲自然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吸了起来，谁知习惯了用烟袋锅吸烟的她因用力过猛被狠狠呛了一口，一整天咳嗽不止，以后一闻到烟味就会头晕，不得不戒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我已长大成人，母亲也已满头白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到烟厂工作。每次回家，总要点香烟回去。一次，母亲看我和父亲美滋滋地吸着香烟，也试着点了一支。没想到这一点一发不可收拾，母亲又上了烟瘾。有时候我也想劝母亲不要吸太多烟，但转念一想，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终于盼来了今天的好日子，断了 20 年的烟缘今天又续上，做儿子的也就以此尽尽孝心吧！

儿子永远是母亲的骄傲。每次带烟回家，母亲总会首先装上一盒分发给左邻右舍，“快尝尝我儿子带来的烟”，母亲满脸自豪。在袅袅的烟气中，看到母亲满足的笑脸，我默默祝愿母亲永远健康快乐。

“满不在乎”的中国烟民

□ 新华

日前邀游书海，不期翻到了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散文，名曰《谈抽烟》。出于职业习惯，细细品读，惊叹先生果然不愧为文坛巨擘、大方之家，寥寥片言就将中国烟民的思维深层剖析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先生文中提到：“从前抽水烟和旱烟，不过是一种伤大雅的嗜好，现在抽烟却成了派头，抽烟卷指头黄了，由它去。用烟嘴不独麻烦吗，也小气，又跟烟隔得那么老远的。今儿大褂上一个窟窿，明儿坎肩一个，由它去。一支烟里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个小麻雀，也由它去。总之，别别扭扭的，其实也还是个满不在乎罢了。烟有好有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烟而抽的是大

方之家。”

中国烟民对于烟的情怀是不一而足且具备兼容性的。有的是自身生理嗜好满足，有的是身份地位彰显，有的则是出于沟通交际的需要。“由它去”和“满不在乎”形象地勾勒出中国烟民对于吸烟行为的洒脱和淡定。与衷情于雪茄的欧美雪茄客相比，中国烟民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家长里短”和日常琐碎。被誉为“神赐的第十一根手指”的雪茄接受的是忠实信徒的顶礼膜拜，与之相配套的则是宗教仪式般的吸食流程，这显然与中国烟民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迥然相异。

无怪乎先生说“抽烟其实是个玩意儿”。“你打开匣子或罐子，抽出烟来，在桌子上顿几下，擦洋火，点上，这期间每一个动作都带股劲儿，

像做戏一般。自己也许不觉得，但到没有烟抽的时候，便觉得了。那时候你必然闲得无聊，特别是两只手，简直无处放，再说那吐出的烟，袅袅地缭绕着，也够你一回两回的捉摸；它可以领你走到顶远的地方去。即便在百忙当中，也可以让你轻松一忽儿。所以老是抽烟的人，一叨上烟，真能悠然遐想。他霎时间是个自由自在的身子，无论是靠在沙发上的绅士，还是蹲在台阶上的瓦匠。有时候他还能够叼着烟和人说闲话；自然有些含含糊糊的，但是可喜的是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这些大概也算得是游戏三昧吧。”

“老是抽烟”的中国烟民与烟结缘自带一种从容、悠闲、豪放、不羁之风韵。不管身居高位阳春白雪抑或耕耘底层下里巴人，都会在喷云

吐雾间享受潇洒与快慰。中国烟民不管出手阔绰还是囊中羞涩，都是不舍于“散烟”的。哪怕是初次见面也要“有烟共享、分而食之”，自有一丝市井间的豪气干云。烟草的道具功用以为广大烟民运用得得心应手，可谓物我浑然。寂寞了，“可以点上一支烟，看烟头上的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要是生气，也不妨迁怒一下，使劲儿吸他十来口。客来了，若你倦了说不得话，或者找不出可说的，干坐着岂不着急？这时候最好拈起一支烟将嘴堵上等你对面的人。若是他也这么办，便尽时间在烟子里爬过去。个人抓着一个新伴儿，大可以盘桓一会的。”

烟中真味以为“满不在乎”的中国烟民所得，可谓已入化境矣。

卖叶子烟的老人

□ 杨镇江

每次坐车经过一些农村集镇，都会在不经意间看到路旁一些如我已经去世的大伯一样的卖叶子烟的老人，不禁心里一动。

这些老人已是头发花白，银髯飘飘。大约他们的牙都已落了，故而是一个个双唇双颊内进，下巴格外地向前凸出。然而，他们一个个都显得慈眉善眼，每有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中老顾客光顾，就表现得特别亲热，不管买得成买不成，就赶紧在打好捆子的烟坨子上插上两张肉肉而又软软的叶子烟递上前去。

那样子根本不像在经商，倒像是在举行一个交流会，不但交流种叶子烟的经验，还交流制作老巴斗的经验。有好的老巴斗，不管是卖叶子烟的还是顾客，都要拿出来分享，一个个极尽自己平生丰富经验和想象联想，对那物件评头论足。例如老巴斗的上品应该是竹根的，杆的竹节应该是自烟斗处至烟嘴处渐次由密到稀的，烟斗应该是刚好能够配上烟杆，削掉竹的根须后，麻子窝窝密而均匀并呈现出麻将牌上那“饼一样”花纹的。

我的大伯生前制作老巴斗不是一流的，但种叶子烟却是一流的。大伯种叶子烟原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瘾君子需求，然后略有剩余就拿去卖。后来大伯种的大片大片的棕叶树皮渐渐在市场上被淘汰后，断绝

了经济来源，大伯就打起了种叶子烟赚点零花钱的主意，就由自给自足变成了种叶子烟的专业户。——虽说是专业户，大伯一年也只能种个百把斤叶子烟去卖，所以也仅仅只是换点零花钱用。虽然堂哥有工作，但大伯考虑到堂哥孩子多，经济上也紧张，所以大伯直到去世前都还在种叶子烟换零花钱，尽量不给堂哥增添负担。

大伯种叶子烟很讲究。育苗苗，大伯要准备钾肥含量很高的土皮灰；把烟苗种进地里，大伯要准备家里烧的柴火留下的草灰，还准备了一些复合肥。无论是土皮灰还是草灰，大伯都要自己一背一背地背进地里。大伯种烟的地常常搞得碎碎的，疏松而又润湿，绝无半点杂草。农历五月底烟株长定，掐了尖，打了芽，大伯就用上好的油枯作为肥料为叶子烟追肥；把一棵棵烟株的根部四周刨开，把黄褐色的温润的油枯粉均匀地洒在烟株四周，再耐心地刨土盖上，让油枯在烟株的根部着着实实地发酵，使之成为每一棵烟株丰富的营养源。

直到一片片烟叶长得肥肥厚厚的并长出癞蛤蟆背般的斑纹来的时候，大伯就视这些烟叶已经成熟，然后瞅一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收割了。割叶子烟也很讲究，大伯准备了一把小巧而又磨极极了的镰刀，一片片地慢慢割。割的时候还要把叶片之间的烟杆连同叶子一起割下



来，使之成为每一片烟叶的头部。这个环节也比较讲究，要讲究头的造型，否则以后烟叶就没有卖相。

割好后，大伯要一背一背把烟叶背到一片树林下，利用林间的花花太阳晒。绝不能放在白花花的光下曝晒，以免把叶子烟的肉都晒不见了，成了薄薄的皮。晒烟叶的过程要特别细心，不得有丝毫的马虎：经常翻动烟叶，使之受光均匀。大约翻晒两三天后，看到烟叶蜷曲成一个个大海螺造型的时候，还要慢慢地一片片把它切成条状，然后用斑茅草把它绑成串，再挂到屋檐下或者在阴凉处专门搭好木架子继续晾晒。晾晒的过程中，大伯还要继续把那些又蜷曲的烟叶切成条状。在以上过程中，最好防止的是下雨天气，切忌烟叶被雨淋了——烟叶被雨淋后再晾干，以后不是一股霉味就是烟叶的肉质变薄，严重影响烟叶的质量。直到把所有水分都晾干后，

大伯才把叶子烟卷成捆，一捆捆地存放进箩筐里，到十月间，让烟叶的“暴性”消失后，再拿出来上市。

我不是想推销大伯的种叶子烟经验。说实话，我虽然也抽香烟，但我对烟草这东西一直非常反感，别说怪味十足的叶子烟了。但我又想，那时我的大伯们不种叶子烟又种什么呢？又以何种方式为生计呢？在贫瘠的土地上，如我大伯一样的人们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发展，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大伯妈在上个世纪过“粮食关”时就去世了，我大伯直到 76 岁去世，再也未娶。在苦难中，大伯把三个孩子拉扯长大、成家立业，对于一个草根百姓来说，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还能苛求他们什么呢？

所以我每当在集镇路旁看到如我大伯一样卖叶子烟的老人时，心中就会漾起一种亲切感。

雪茄的裁切方式

□ 新华

有人花很多钱购买优质雪茄，却用错误的裁切方法毁了它们。一次错误的裁切，一种不恰当的点燃方式能破坏这种手工制品的口感。成功裁切雪茄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并不断练习，不过这很容易掌握。

目前，裁切雪茄有三种流行的方式，即垂直裁切、V 型裁切、穿刺裁切。

垂直裁切。这是当前最流行的裁切方式，其中最典型的一种方法是使用断头台式裁刀裁切。虽然垂直裁切有不同的方法，但所用裁刀都有一个或一系列的垂直刀片。当使用裁刀裁切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你的一只手尽可能靠近雪茄帽，并牢牢握住以防止雪茄移动。这样，可以确保裁切准确，也有助于在裁切时轻微扭动雪茄，防止撕破外包叶。双刀片裁刀比单刀片裁刀好用，因为从两侧裁切雪茄不会轻易地挤压并撕破外包叶。此外，在关键的位置裁切雪茄帽也很关键。雪茄头部呈弧线的部分叫做“肩部”，裁切应让大部分“肩部”完好无损。裁切的目的是剪掉一小部分的外包叶露出茄芯。如果剪掉整个雪茄头部，会导致雪茄外包叶散开。这是一个常犯的错误。

垂直裁切还可以用雪茄剪来完成。这非常需要实践操作能力。如果使用雪茄剪刀掉太多的雪茄头部，会出现与错误使用断头台式裁切方法同样的问题。不过，雪茄剪提供了一种更精确的裁切。与断头台式裁刀相比，剪刀片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在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行裁切。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不管是用断头台式裁刀还是雪茄剪，都要使刀片保持洁净。如果雪茄烟油粘在刀片上，刀片会变钝，影响裁切的准确性。可以用温和的肥皂水定期清洗刀片。

V 型裁切。顾名思义，V 型裁切是使用一种 V 型裁刀进行切割的方式，也被称为楔子裁切或新月形裁切，适用于小环径雪茄。这种方法在雪茄头部留下一个小切口，避免消费者吸雪茄时吸到烟末，而这是断头台式裁切常遇到的问题。实际上，V 型裁刀可深入切到茄芯处，移除部分烟草，雪茄口感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 V 型裁刀不是很锋利，就有可能毁坏雪茄，比如裁切过度。

穿刺裁切。很多雪茄客喜欢穿刺裁切方式，即用圆柱形工具穿刺进入雪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方式易学好操作。使用穿刺工具时，要把一只手放在雪茄头部，握住雪茄“肩部”位置。穿刺工具有不同的直径以适应不同环径的雪茄。但如果穿刺工具直径过小、雪茄环径过大，会使得穿刺小孔太小，进而影响雪茄口感。此外，与其他裁切方式相比，穿刺工具携带方便——许多穿刺裁刀可作为钥匙扣附件或一个打火机的组成部分。

除上述三种常用雪茄裁切方式，还有其他方式。比如，一种独特的有六片刀的环形裁刀，可以在雪茄头部均匀地切出六道切口。它特别适合裁切较短的混合型雪茄，因为这样的雪茄容易被大型号裁刀毁坏。

有些雪茄客喜欢咬去雪茄头部，不过，这不仅有可能影响雪茄整体美观，还容易撕裂外包叶、影响口感。还有一些人掌握着传统的手手指捏住并扭掉雪茄头部的技术，但如果不熟练也会毁坏雪茄。除非你有很多免费的雪茄抽，否则最好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最后这两种方式。

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请记住成功裁切雪茄的关键是：握住雪茄，使用锋利的裁刀，具备良好的手、眼协调能力，以及掌握好裁切速度。此外，还需要耐心和练习。